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三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上木　徐鳳彩聖期
郎墨黃　坦　參閱

薛恭敏公奏疏

疏　薛三才

議築寧前錦義廣寧開鐵等處敵臺疏 遼左敵臺

議照遼左南面濱海、三面瀕虜、曾無折柳樊圃之隔而寧前一線為全鎮咽喉、錦義僻在西北。毳幙雞犬

相聞廣寧遼海居民稍密。素爲虜所垂涎之地。開鐵遠在東北。孤懸天末。三岔河蜿蜒其中。東南千餘里之間。五七十萬虜。夆屯蟻聚。如奴酋叵測。乃圖鼾睡于臥榻之側。而憨抄宰煖昂乃等酋。朝欵而夕叛。西受賞而東犯搶。且盤據而窺我門庭。加之山路崎嶇林木障蔽。在彼則易于掩伏。在我則難于哨瞭。往往二五十騎。一二百騎。潜形竊入。或撲捉墩夜。或搶掠耕耘。如鷹鸇之擊鳥雀。無日無有。至其擁衆大舉。豕奔狼突。隨處皆可闌入。比烽傳羽報。防援之兵張皇

馳至而賊已退矣及兵去而賊又來矣是賊得多方誤我之謀我犯無所不備之戒邊長而兵益寡備多而力益分益分益弱益勞益疲不待交鋒而敗形已見故頻年失利不啻覆軍殞將而寧前錦義遼瀋一帶居人殺虜幾空此皆緣無障可乘無要可扼故羣虜出沒無常以致地方受禍之慘至此極也先該前按臣張五典撫臣張濤俱議修遼鎮邊墻該部議覆先以原有二十萬金漸次興工令撫臣議建敵樓四十八座俱于城堡不及之地虜賊出入之衝四面皆

有圍墻。內仍葢有房屋。與薊門敵樓規制微有不同依然一小城堡。居常則屯軍一隊。有警則屯軍三四百。多置火器。烽烟相望。壁壘相聯。即有零竊可以躡而走也。大舉可以夾而擊也。耕耘可以趨而避也。一勞永逸。事省功倍。防邊亦無逾于此者。又自海州一堵墻。起至三岔河止。議築邊墻五十二里。撫臣六月間。親閱其工程。已完十餘里。高堅儘足捍虜。此役成而長城半壁海葢地方。庶可免氷結蹂躪之患。使遼瀋開原踵而築之。勿責近效。每年量修三五百丈。十

年後可成金湯千里未必非百年之利也然而將詘未可輕議也又東州等六堡逼近奴巢向因承平日久俱幾壞塌倒不能闌犬豕今奴酋反側未定宜乘暇俱用甎包砌以障衛居民且使奴酋聞之知我內備在在戒嚴寧敢復狎而起戎心乎

勘明山後失事併陳滿且停賞始末疏 滿且停賞始末

劄鎮將遊京師議論易騰赤敏在鎮諸將虜使賞槩

夫薊事亦難言矣正爲密邇輦下風鶴易驚諸弁弟

不肯有是臣不察情事乃有薊門近多虜警之旨

冀幸目前無事奉虜如驕子隨挾隨加惟恐不及諸

豈似任事之難如此

酋習知我之怯虜而諱戰也尋事挾賞亦日甚一日

即如滿旦一支，薊鎮舊未有賞，其夫趕兔西虜也，係屬夷伯彥打賴外甥，常往來薊門邊外，垂涎此賞。行打賴物故，遂憑陵其子女，挾奪其賞物，且撲殺我軍丁。萬曆十年，白馬一關，遂加賞物八百餘兩，此濫觴之始也。自此屢挾屢加，每加輒數百兩，至三十二年，該關共加至四千餘兩矣，而大水黑谷二關之賞又在外。後趕兔亦滿婦改嫁阿暈，與趕兔長子乞炭亥歲相讐殺數年以來，挾而未甚。今其子溫布漸長，乞炭亥復與相合，而雄心復舉矣。蓋趕兔之故智，屢為

其少于毛乞炭擁兵挾賞。夫石塘一路。前此所加賞歲取足于採辦者二千一百餘兩。名為柴價。半抑軍餼。況可復有加增。挾者日加。其誰不挾。夷欲無厭。長此安窮。臣與撫道諸臣計議。薊門有險可恃。寧與相恃。若能設伏出奇。可收斬獲。即不然而據險守隘。亦足堵扼。虜欲挾新。我且停舊。相持日久。虜無所利。然

挾○新○停○舊○四○字○謎○臣若能行之則市賞之額必不至于歲增矣

後操縱可施。羈縻可久。臣等區區之見。所為疆事久遠計者若此。伏乞勅下兵部覆議上請施行。

請勅奴酋酌議兵食第一疏　勅奴兵食

以下恭叙署樞部時所上

臣惟兵家之勝、在于未戰、謂筭當先定也、奴酋世受豢養、公然背叛、陷我城堡、殺我將卒、屠戮我人民、罪逆通天、神人共憤、廷議僉謂當殄滅此虜、用振國威恭奉

明旨、曰征勦、曰撻伐、亦曉然傳布于海內矣

先是臣等會議調兵募兵、合用五萬、時遼瀋危在旦夕、徵兵于遠、無當緩急、故止議就近調募、爲聯絡防禦之計云爾、今廟議已決、計勦伐非倣征播征倭事例、用兵十餘萬、欲以示壓卵之勢、收覆巢之功、猶是不可幾之數也、按朝鮮之役、宣大二鎮共挑選馬兵

五千山西一千今處封雖定爭端未已西鎮兵馬固未可多撤一面照前數挑選一面募補此額遇左得援兵之助西鎮無缺伍之處或亦可行也往者征倭調浙江水兵四千又召募步兵四千今征建州水兵無所用之止調陸兵四千亦一面召募補足原額此時汛期將畢陸續募補以備明春分布汛地計未晚也又往時南直隸狠山兵亦可調用二千湖廣土兵四千四川土兵六千此輩輕剽便捷登山如飛以當奴酋步兵更為得力至河南毛葫蘆兵往曾調數千

征播此皆應議調之兵也又嘗調寧夏鎮城兵一千五百陝西甘固三鎮各借五百而延綏則調入衞兵一千七百又發銀召募一千三百今延鎮入衞兵馬先已調發出關而寧夏陝西甘固諸鎮在在多事或未必有兵可借請照往日延綏募兵之議各鎮分募若干併買馬匹各差慣戰將官統領授送錢糧即於京邊內開銷亦各鎮綏寇之故也畿內八府先已行文召募河南山東皆近畿地方亦應分投募兵每州縣不必拘定名數但取有勇力技藝者如此徵募幾

于海內騷動矣猶不及五萬之數至于潢江一帶猶
徒先經移書督撫設法招集近得督臣汪可受手書
謂已招有數千此則在前議五萬之數者也督臣又
謂察諭北關報有精兵萬人併移檄朝鮮亦整兵以
待矣朝鮮受我卵翼得保舊封其圖報當不後于北
關用此十餘萬兵馬豈原議百萬錢粮所能濟事大
約行間用一步軍歲費十金用一馬軍歲費二十金（觀此可以知馬步軍歲用之費）
此尋常防禦之槩也當此危急之秋使人冒鋒鏑蹈
白刃非有厚糈豐犒何以得其死力况安家買馬製

器等費。又在月餉之外。故曰數米而炊不可以治三軍。倭之役。費至七百八十餘萬。播之役未及朞年。亦費二百餘萬。而川湖貴三省民間買馬運米加派私貼之費。又不可數計。此臣待罪楚中時所目擊者也。令遼人能堪此乎。一銖一粒。勢必取給于公家。即以三百萬計。猶是略約之數耳。蓋當夷虜交訌之時。爲勦滅奴酋之舉。必守者自守。戰者自戰。禦虜者禦虜。勦奴者勦奴。然後兵力不分。而舉事萬全也。調募之兵。既十餘萬。合以遼東堪戰之兵。大約不下十二三

萬人內以三萬人聯絡東西專備禦虜之用征勦奴酋者可得十萬人總領大將非得四五員不可及查征播八路進兵用大將六員副參二員征倭水路並進用大將四員是以羣力畢効而收功于一舉今大將自李如栢外合再用四員各隷以參遊等官六員而經畧標下另設標兵遊擊二員此必不可少之官大將如杜松劉綎官秉忠柴國柱其選也似應再起二三員添註五府僉書以備推擇而副參遊都等官聽經畧督撫便宜委用凡遊將素負勇畧曾經戰陣

廢閒在家者，皆可委也。其各鎮統領援兵入援者，率多選擇之官，亦可酌用也。

請勅奴酋酌議兵食第二疏　勅奴兵食

奴酋背逆，自干天誅，廷臣建議，咸謂不滅此小醜無以威示四夷，聖怒赫然，特下征勦之令，臣部職在司戎，敢不肅將天威，咨籌兵食，先議兵五萬，餉百萬，止是就近調募防捍目前，未及于征勦之役也。國家舉大事，興大役，必筭無遺策，動不後時，然後能一舉而收萬全之功。奴酋雖小醜，其威力足以吞併

諸夷其才力足以糾連諸虜鳴鏑控弦之衆不下五六萬我兵調募者即以一敵一得失且未可量况多不習戰之兵乎臣部續募十萬併北關朝鮮之兵亦在數內實止得八萬耳先是臣等會議五萬募兵居其七今已匝月遼左召募尚不滿萬閩浙人衆時應募者一隸兵籍遂同永軍非甚無聊誰肯以軍遺子孫且糧餉不厚器械不具亦非所以招徠壯士也寧前開原聚落本稀招募故難廣寧遼陽海蓋三道若聽令如招家丁之法豐其糧犒而不隸于軍籍按馬

甲仗等項俱官爲製備勇力技能之夫必有出而應募者矣既廣招募又不得不急徵調薊保援兵不過萬餘加以南京登州兵四千五百眞保快壯六千止得二萬餘遊左募兵見不滿萬即再募萬餘僅得二萬合之不過四萬人耳非徵兵南北安所得八萬精兵而用之兵勢既盛然後間諜得行而北闗朝鮮之兵始爲我用也督臣汪可受貽書于臣謂招一壯丁須得安家銀五兩盔甲器械銀三兩鞍馬之費又須十四五兩而月餉不與焉計募軍三萬費亦二十

餘萬矣調兵安家銀近者三兩遠者四五兩各將官家丁亦然以五六萬人計又得二十餘萬先議百萬今止得見銀六十萬爾大兵既集而糧餉不繼變且虞脫巾何言勦賊哉寧夏播州役未及兼費各二百餘萬而民間轉輸不在此數奴酋蓄謀四十年帶甲五六萬東西諸虜互相連結非若楊酋哱賊突發于一旦而坐困于孤巢者也故昔之勦播勦寧夏賊易而今之勦建夷難東夷之爲酋長者數十各擁部落數千與時王杲王兀堂仰逞諸奴猶且齊其螳臂逆

我須行令奴酋吞併諸酋盡奪其部落是昔止一酋之力而今合數十酋之力也故昔之剿諸酋易而今之勦諸酋難臣非不念多徵兵則海內騷動多發餉則國計空虛顧上欲為　朝廷伸撻伐之威下欲為遼左規一勞永逸之計不得不舉做征播征倭故事指此以後至于今日邊費不下巨指陳其大略如此乃議餉三百萬說者謂是書生數為奴從此止之有術何紛紛乎米鹽美之見也臣自惟知識黯淺惴惴惧無能佐軍國大計度奴雖暫退勢且復逞經略既至而兵餉未集恐亦難於措手臣又何辭于不豫計之罪

覆議水闌事宜疏

看得貴州巡撫張鶴鳴題稱黔蜀土司錯處、毋遽爭殺、軍民受害、自水西安堯臣病故、遺妻奢社輝、幼子安位、方在襁褓、奢崇明乘機欲爭先世賠償水西地七、以隴氏係社輝之母、奢崇德奢崇儉係社輝之弟崇明之子奢寅起兵趕殺、逐占隴氏崖上崖下地方百里、趕逐宗目奢辰毋子、百姓俱投水西寄住、川貴參將周天祿、陰為左袒、要將奢崇明照安國亨事例革去冠帶、責令取回隴氏、并逃水西百姓、仍舊安揷

故土兩省委道臣勘定原立碑界然後準復崇明冠帶奢寅之惡神人共憤應行兩省撫按會勘正罪黃其襲替云云又看得四川巡撫饒景暉題稱水西自安國亨以來垂涎蜀土已非一日今則誘沙標等假崇德之名以紊亂宗枝陰謀蜀土雷安民係劉國用之黨國用先有立崇明之功後有弑崇明之謀被奢寅并其妻祭嬰孩而斃之安民入水西爲謀主率兵攻烏箐以致蹂躪夷民罪將何辭若夫以贼正西二里社輝輾轉支吾供報不一而誘引沙梯等混亂宗

枝且言崇德爲効忠嫡派意欲擬取蔺地除圖襲替豈知宗圖具在 御前兩姦何慝發此難端乞將奢崇明薄貸奢寅重加創懲奢社輝并加重治仍行查照會黎情罪會勘若果係蔺司借地照舊管業若不係借地數內無論管業久近似應退還云云爲照水蔺相搆各執一方據黔蜀兩撫疏陳顛末詳哉其言之矣（水蔺之爭即係黔蜀二撫之爭此中起于搆地兩分之初而極乎以神祖之末年也）顧黔蜀之處分微有異同則水蔺之紛爭終難結局故自黔撫言奢寅不宜爭正西以厭之地致起釁端併臚列其諸不法狀而欲革其襲替以及其父

崇明之冠帶如此則祉輝之計遂矣其何以服永寧之心仍蜀撫言祉輝不宜假崇德崇儉之名紊亂宗派以陰圖其爵土而欲將正西以賦二里查非賠償不論管業久近斷歸藺州如此則奢寅之欲足矣其何以塞水西之口今照兩撫併案臣疏僉謂必須勘明地界以杜後日爭端夫天下無難斷之事則勘之誠是也但以賦正西之地在水西自祉輝始使占者乎抑自祉輝以前安氏所久據者乎在藺州自崇明始被占者乎抑自崇明以前或賠償或侵奪者乎此

則不待勘而可知者也倘自祉㷔近日所侵自崇明近日被占則藺州守土自應還之藺司若侵占不自祉㷔被占不自崇明則各令照舊管業不必以久遠之事又開一番爭端所謂以不治治之者也奚待勘哉若夫崇明承襲當撫屢經兩省結勘撫按會題欽依管事業已多年奢寅係崇明之子非奢寅襲替而誰也水西即有移山倒海之手豈能悖違 明旨自行廢立在崇明正不必過爲疑惧自生枝節乃亦以野鬼之女辱祉㷔此如市兒相詬口無擇言水西各

目亦何用借此挑激以口快其私也隴氏安氏沙梯沙莪奢辰等併所帶五百餘家幾近二千名口隨住水西終非事體且究竟作何下落應還藺州安插無疑但奢寅蓄憤既久懷恨日深戎狄豺狠之性能保其不甘心多命乎在社輝誠不必發兵獲送致啓釁端在奢寅亦不得嗜害陰謀又釀禍本嚴加禁戢責在四川撫道矣否安民傳訓等前所深讐而水西獨倍加親昵且藏匿寨中意欲何爲無怪乎奢寅得藉爲口實也即不必獻出藺州快其睚眦之怒斷不可

仍留水西終爲媒孽之根合聽蜀中提問以撥置之罪罪之水藺應各無辭耳、

覆議薊鎭事宜疏

看得薊鎭接軫山海于京師爲肘腋之區于遼左爲唇齒之勢自奴酋發難諸虜生心一切戎備視平時更當加嚴閣臣潘汝楨奉命閱邊躬親巡歷得于地方耳目之真者具題十事內除勵功宜覆另疏題叙不議外其補練宜速等九事相應列款酌議覆請伏乞 聖明裁定施行、

一曰補練宜速。自遼事告急，薊門兵馬，調發援遼者，先次五千，續又四千。其續調者皆新募兵，原非薊兵之額，而先所調五千，非各標營之選士，則入衛西兵之上駟也。薊兵堪戰者，亦自有數，挑去精銳五千，此皆當伍當什之兵。本鎮亦幾于空虛矣。其主兵名宜照額募補，仰頂食援兵名糧，而給贍援兵家口者，于遼東新餉內支銷，則薊餉固未嘗加也。至于西兵入衛者，薊鎮止給行糧，勢有難于募補。今臣部方議撥京營選鋒軍三千餘，分防薊鎮，此不啻足抵西兵之

額矣東事既平援兵撤回此九標十二路內額軍逃
故者何月無之或一二月之前預爲懸缺以待固不
難安頓此數千人也至于訓練一節全在演習弓矢
鎗砲等器舊兵猶不可一日不與器相習况新兵乎
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戰謂宜寬各邊皆以斬級爲功而薊門獨利用
守何也非獨迫近陵京處于啓㠘地則重山爲限虜
則錯帳而居越險以搗巢豈惟得失難量抑亦順逆
難分往戚繼光鎮薊時兩出塞而兩失利 朝廷亦

置不問至尤繼先紅艸溝之役斬馘三十餘級諸酋猖獗而起東協遂歲增賞銀二千餘兩此非已事之明驗與惟是偵探明而隄防密伺其來犯併力夾擊大則如昔年榛椎崖之役小則如近年孤山之役皆所謂漢過不先者也閱臣禁諸將之出擣而勵之以迎擊真得以守為戰之策薊門瞭望全資南兵每臺不過四五名何堪復有摘發而石塘一路潮且毋子巢穴甚近年來屢次窺犯而不獲一逞者朱萬良捍禦之力為多何可調之東援以自撤其藩衞也臣部

前疏已明言本官之不可調矣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日要地宜防薊門亘山叠障險固足恃而當兩山未合溪水直衝之處虜騎可以橫馳如所謂潮河川喜峰口劉家口者不一而足水勢洶湧不可以城或列木柵或造浮梁亦旋築旋壞非獨時詘舉盈爲難也年來修築邊墻必先衝口凡兩山斷處皆築有敵臺設有火器為可火擊一切守禦之備較各處似密閑臣目擊要害更為綢繆之計正如善護身者必干

風寒可入之處。洵為長慮。合行申飭該鎮。凡係衝口可通大衆者。增固城壘。厚集屯戍。多者千人。少者數百。協營標營兵馬更番貼防。騎射槍砲。時常演習。此則隱然虎豹之勢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偵探宜明。偵探係軍中耳目。薊鎮舊設有直撥橫撥。皆是役也。直撥夜行晝伏。深入虜穴。察其情形。橫撥沿邊瞭望。遇有聲息。接續飛報。其尖夜皆食雙糧。而另犒以衣鞋之費。所立賞罰格亦甚嚴。年來稍稍異矣。然貰日久。虜帳漸徙。直撥蹤跡不能逃諸屬

夷。往往賫畀米布之類。託處于其帳內。而屬夷則韓。以諸虜情形語我。故虛實多半。其沿邊撫撥。又擺習小利。或聚而砍板木。或散而採菌葚。彼亦多為賊夷所撲捉。此固細人以身殉利。亦緣將領役其粮料而賞罰不必信也。開臣謀以簡選稽查。責成各道。核其探報之虛實。以為賞罰。而臺兵烽軍。亦按籍查點中有偷安離信者。併罪千把總。有占役買閑者。併罪將領。懸令而致行之。將領中千把總等。自不敢以苟且塞責矣。偵探寧有不明。而守埢寧有不密者乎。允

應如議伏候　聖裁、蔽門之有南兵自廢

一曰南兵宜恤。南兵以臺爲家妻孥俱栖止其上故總戎在鎮始也當時議者以總戎獨畀南兵爲當其守瞭最勤而其食糧亦最厚。南營將官率猶視之今觀此疏則南兵定不可裁減總戎之菁爲長也諸所朘削不饜不止。南將之當裁。非自今日矣。夫四路臺兵總屬一南將裁一南將而分屬于四路之爲參遊爲守提者。是昔之苛南兵一。而今之苛南兵者九。拒虎進狼之說。誠如閣臣言。臣待罪密雲時。凡南兵之補額登臺。及造糧散糧等項。業已屬之該道。路將守提。止任稽查。不任收革。雋時剝削侵漁之弊。庶

幾一清至于操臺一節原爲演習鎗礮弓矢等技使手與器常習而南將多假此爲占役虛冒之實查臺時有名無人輒以調操爲辭臣在薊門禁南將之調操止令就近操練或十臺或五臺千把摠等官即其地而教習焉各定以期日辰時就操申時歸臺則操調不廢而守瞭無誤閱臣所謂畫地而分操之計曰而時操之蓋此法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曰保甲併守沿邊村落星散而居往往爲虜所垂涎故築堡以衛之而又虞堡民不能自爲捍禦也又

撥軍以防之。然則軍之防堡以為民也。柰何獨以巡警責之軍。而堡民則終夜安枕。不與聞擊柝之事乎。閱臣議倣保甲之法。令堡民與防軍共編一冊。每夜各輪數名上城巡邏。上山瞭望。有警併力攻打。有功一體旌賞。誠得聯絡軍民守望相助之意。第村堡離遐遠者或十餘里。近者或數里。從山麓至頂。紆迂曲折。尚不下數里。往來巡邏。稍屬不便。臣往在薊。會行馬軍帶砲夜巡之法。似與閱臣所議。亦相符合。蓋山上原有臺烽軍兵為之守瞭矣。而山徑隱伏。有瞭望

所不能及者零虜常得緣徑而入臣嘗令防堡馬軍每夜輪流十名每更二名各攜一砲巡邏各禁口遇有警息急放一砲外則臺烽知覺內則堡軍驚醒可以共相應接而虜聞砲聲亦且抱頭鼠竄矣至于堡民則令其編立保甲每夜輪流十名亦每更二名周巡堡城之上此則重門擊柝之意也然非責成有司則保甲之法不立而同仇之誼不奮如瀝家堡民劉大江等同心禦侮卒保孤壘更宜首加旌賞激勸將來伏候聖裁

一曰夷市當防夷市之貿易不獨資其板木之利亦借此以覊縻之也無奈奸民克換手者操狙獪之術以愚木夷而罔市利雖嚴法繩之不少衰止此啓釁在內爲可虞也而夷人雜沓戶外皆賣木爲名安知無奸細之窺探狡夷之竊發乘我所不備者乎此則伏戎在外爲可虞也閲臣叢潘家桃林二口換手自遵化遷安二縣民外不許營充而又爲之限人爲之限日爲之平價所以防奸恤夷者爲甚備潘家口與喜峰口相連屯戍相望兵衛頗周而桃林口僅設一

守備參將軍下不足以示彈壓臣往與永平道劉澤深議欲移建昌營駐劄其地今閱臣議以建昌營移居南兵營城內以人馬二分輪守桃林以一分仍在建昌防守冷口允得彼此相顧之意第建昌營已經督臣議裁併其兵馬于山海鎮右營遊擊則右營遊擊或仍駐劄建昌而分兵以防桃林或移駐南營而分兵以兩防桃林建昌合行該督撫衙門覆議施行伏候　聖裁

一曰資格宜破武弁一途原不可拘以資格無論遠

昔卽近時名將起自徒步者指不勝屈奈何以世職武科槩海內豪傑之士顧自納級一途爹以資進而倖門日開眞贋莫辦矯枉者一切禁格之而武健勇猛之夫家非世胄名非武科者遂無由以自進當此邊疆多事之秋將臣所以有破格用人之議也今後各督撫衙門咨用納級務詳開其履歷功績如所謂以殺賊爲案以戰功爲程者其在腹裏曾經手格劇盜者亦得以殺賊論不得止以對偶數語泛爲摹寫其非由督撫咨用及雖移咨而無經戰殺賊實蹟者

本部槩不推用，如是則兜鍪之士，不以資格拘，而錮

臭之徒，不得以冒級進，廝羅網之途，塞鑽刺之竇，事

固並行而不悖也，允應如議，伏候

聖裁、

一同軍力宜養，三軍之所作者氣也，所致者力也，將

帥之于士卒，必居平分甘共苦，常鼓其同讐之氣，然

後臨事蹈火赴湯，能奮其必死之力，今將官之爰邮

軍士者有幾乎，自大帥裨將以至于中千把總等官

遞相攫取，眞所謂層層有竇，等等相食，而總出于軍

士之脂膏，夫平時痛癢不相關，又從而朘削之，一旦

驅之鋒鏑冀其奮不顧身庸可得乎然禁令非不嚴糾舉非不密而此輩貪冒不止者何也凡工于漁獵者必巧于彌縫當事者第見其才能捷給更爲延譽則漏網于吞舟而人皆有倖心矣各道之于各將官營伍事務一切相關隨事查察未有不得其情實者如註債帥以上考非不明則不公該道亦無所辭其責以此責成該道不獨可以別將官之白黑且可以窺該道之淺深矣允應如議伏候聖裁

得旨俱依擬行

請勅兵工二部速議修造戰車火器疏 戰車 火器

竊惟京營額設戰車火器不獨以供操演所以備緩急預不虞之用也查得軍營十枝領該戰車一千四百輛自三十六年間已多破壞移文工部先修二百五十輛至今止修完二十輛耳共二百三十輛尚未修造續又彼損三百五十九輛因該部前項車輛未經造完臣等與巡視衙門計議權借京營積貯修理營房銀一千九百三十餘兩併拾取舊車木料分委中軍等官周基命等見在修造其餘損折不堪者尚多也又雙輪火車禦虜最得力每具費不過五六兩

邊地嘗用之營中不嘗添造乎火器鎗砲原額七萬九百九十二具內查堪用者止四萬六千餘近以造左告急借發三千六百具止存堪用者四萬二千餘耶往往有發廠修造者第加火漆以爲新物其實皆舊器也營中操演間有炸裂職此之由至如盔甲十萬五千餘頂副亦十餘年不更製矣內破壞者一萬八千餘而選鋒之明盔甲七千頂副則大半多破壞者也其帽兒盔紫花甲九千零二十頂副則什有三破壞者也此在平時操演且不足以壯軍容脫或有事

此敝車朽器、何足以供禦侮之用乎、又內庫所貯銅鑄火器、如滅虜砲佛郎機之類、略一試用、便即炸碎、此亦須逐一試驗、另行改造者也、抑戒之詩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夫無事之時、且爲戎作之備、況今遼左之患、漸迫于門庭乎、此事隸工部、日見該部爭執大工錢粮一疏、亦諄諄以修造戰車火器爲言、但工費煩多、尚無成議、伏乞勑下兵工二部、刻日會議、前項器具、應修造者若干、應另造者若干、合用錢粮若干、兵部特選一才幹司官、會同

工部廠司官監督工作而驗視良楛則屬之巡視京營科道庶官有專責工無冒破至于製造員役務選巧心慣手之人舊時廠役工拙居半而乾沒成習慎擇而精覈之是又在監督部臣矣

覈練火器以壯營伍疏　　釋罪將練火器

竊惟中國禦虜長技無如火器故京軍十萬火器手居其六承平日久人與器不相習弓箭難于見巧火器易于藏拙于是力不能挽強者皆以火器手自詭點放多不如法其號爲習者睨視良久火門始燃亦

未必命中也近委二三中軍千總善此技者分投教練以雙擺激勵之稍稍肄習然猶未能成列其以火器竹筅長鎗短刀什伍相比兼川迭出自成一行陣者無如原任叅將今繫獄張名世之為工名世亦自請練成三千人願當一先鋒此雖其急于見長顧其陣法似非塵飯塗羹之具若以一教什以什教佰練成三千因以將教將以卒教卒須之歲月便可得數萬人不獨精采改觀抑且胆氣增壯無事可恃以建威銷萌即有事亦可使連營布陣也正統乙巳之變

石亨楊洪皆以重辟繫獄。于謙出而用之。卒得其力。即自奴酋發難以來。逮弁脫囚服而爲將者。如李懷忠修鶴年輩。亦復不少。 皇上益操不測之權以鼓舞將吏。使人各自致其用。何獨于衆所推轂之張名世。而顧靳之也。臣亦未敢遽爲四所稱。俟其製器練陣。果有成效。臣等與巡視二臣。共相較閱。然後敢以贖罪請。如悠悠無實效。仍還其縲紲耳。至委兵部司（以司官分管各營司馬得以核其虛實辨其才器）屬每營二員分隊訓練。此尤提綱挈領之言。自臣等（此立練兵之要訣也）揭示營軍。更替老弱。俱免停糧。諸以子弟告替者。已

不下二千餘人漸精漸多可使營軍盡可精壯但不教不練而遽使從戎則不盡壯卒之用教練十萬多軍而倚辦一手一足亦不盡練士者之用臣故拳拳復申前請總因遡事告急冀及此時一振京軍之積懦爾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四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吳培昌坦公

張　埁幼青　參閱

王都諫奏疏

疏　　王德完

救荒無奇及時講求以延民命疏　平糴

臣聞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食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天下內外蓄藏可指而數也京師漕渠僅支四年之食各省倉庾竟無卒歲之儲殭家大戶舊不接新細氓窶夫朝不謀夕歲當豐穰猶可偷生一遇凶荒便填溝壑昨年四方災沴盛行蠲賑不遺餘力然困倒庾竭莫可誰何頃以撫臣請賑饑漕粟二萬石尚且難之設有方二三千里之災數年之呆安所取給中外稟稟可爲寒心臣闇劣誠思患預防書稱先事有備災荒之年民多代桑柘鬻妻子流亡殍徙不忍見聞廟廊之上宵旰咨嗟郡邑

之間倉皇踴躍積貯無素常自慎懈及災傷荐起年穀方登上下嬉媮絕口不譚積粟惟倖天災之不至

有司視官如傳舍豈能為三年之計

罔虞荒政之不修其於先事預防之訓何似此臣所爲欷歔而歎息者也夫穀有貴賤用有輕重惟握其輕重之權則財可足而民可安管仲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悝曰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此齊之平準魏之平糴爲富强之根抵積貯之楷模也夫農夫作

苦無間豐凶歲凶苦穀貴無錢可買至豐年始得石粟則公私督責交迫一時又苦穀賤所售無幾終歲勤動轉眼罄空迨至凶饑依然餓殍今年水旱之災雖有想豐穰之處必多臣等愚見宜及此時遠體管仲之遺意講求李悝之良法令於豐收去處借支官錢廣收平糴隨市價低昂量增數錢以勸稼穡待至歲有饑饉減價糶賣以救凶荒仍令各處修蓋常平倉平廪一省錢糧通融支給各隨州縣之大小戶口之多寡為積粟等差其斛斗則式務令較量如一枅

度地方。可窖藏耐久者。和糴三年之食而止。其南方地勢下濕。處有浥爛。稍令出陳易新。在在穀粟有餘則災地漕糧可折。如耿壽昌請糴三輔河東東郡穀可省關東漕卒過半。陸贄謂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皆可圓活行之。積貯既贏。伸縮在我。備荒長策。何以踰斯。或以舊有預備倉。近且建保赤倉。臣等茲議。得無多事乎。不知預備一賑而不還。平糴則常賑濟宜推一時不還即行之難久貴患于石在市米價自下此常平之爲上策也存而不朽。保赤尚勸借而取息。平糴則受糴而無追。或謂國用甚詘。何從得糴本若干。不知國家發帑金

賑濟可二十萬。則二十萬可四十萬捐粟不責償。今糶本暫借。原非棄捐。况賑之後時。雖費無及。備之先事。雖災不害。其功效又相萬也。或謂法制不善。祗足害民。查盤問罪。恐添一累。不知戴胄之義倉。朱熹之社倉。法豈不善。苟非其人。皆足爲缺。然不罪其人而欲廢其法。是因噎而廢食。見刖而廢履也。舛之甚矣。若查盤一節。請自今常平倉。勿入大查盤內。止令清實數。杜侵漁。不許科罰。𪰌爲民病。則人存而政舉。禁止則令行矣。然此自內地言之也。乃沿邊事多。兵甲

時興備峙糧餉，猶為急務，志曰雖有湯池百步，石城十仞，而無粟，則莫與守也，邊塞轉運甚難，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惟召商中鹽納粟，謂之飛輓，芻無轉輸之勞，而有芻粟之利也，國朝洪武永樂時，邊商引鹽一引止輸粟二斗五升，小米不過四斗，商利甚鉅，故耕種甚勤，邊地大墾，倉廩自實，弘治來，尚書葉淇變為折銀之例，維時粟一石，值銀二錢，每引納銀四錢二分，自以為倍之利，後至七錢五分，又以為十二倍之利，而不知邊地從此荒蕪，米價因之騰踴，倏遭旱魃

銀四五兩始買粟一石於是有米珠之憂師旅一行糧不繼乃發帑金十萬糴買又無所得粟於是有脫巾之患矣今鹽商墾田納粟之例不能遽復宜準平糴之法行之耿壽昌常平初制只令邊郡皆築倉賤糴貴糶宋真宗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今宜畧放其意預發九邊年例銀兩趁時豐熟召

如淵有積粟之今則聚田者得利田功益修不待平糴之法也

買糧料不拘豆麥穀粟盡數收糴約邊軍十萬一年糧餉扣用一百二十萬石各量兵馬數目多積預備及至支放之時查照豐凶兼支本折糴之豐年則二

石而有三石之餘糶之凶年則六石而有十石之用、夷虜不能爲之困水旱不能爲之災豈非治兵理餉安邊足用之善經乎然此非臣始言之而始行之也、臣考萬曆十五年以司農宋纁言發南京戶部庫銀二十五萬兩隆德二十四萬於陝西河南山東山西直隸減糶矣十六年又以司農言動支餘剩糴本義勸香稅銀兩收買二麥矣十七年以按臣徐申言動支贓罰銀一萬四千五百發近畿糴且令各處撫按照例行矣十八年以經界鄭洛言發糴本八萬四千

三百餘兩於陝西召買糧料矣二十年又以郎中李甲言發臨清倉折糧銀十萬兩於大同糴買矣然或以災祲而行或以農穫而止或以募兵而作或以變折而擬或暫行於近畿而未遍行於外地或請於一塞而未遍及於九邊以故欲糴則無銀欲糶則無米愍茲宿疾未試良方犬彘厥人之食而不知收郊野委人之骨而不知發帝閽有叩能不惻然臣等伏讀

皇上節次綸音不因備穀備荒地方要務則曰豐年召買糧料甚爲得計不曰近來各地方官平時不以

備荒爲意、一遇災傷、賑救無策、則曰凶荒旣稱無米可糴、及査豐收、又不趂時糴買、所幹何事、大哉王言、軫恤民隱、痌瘝在躬、獨照顏風肺肝如見、而年來實効未臻、皇仁未著者、則以法不定也、伏乞勑下戶部、平糴舊法、一應輕重歛散、出納裒益事宜、轉行各省直邊鎭督撫司道等官、悉心商確、擘畫科條、斟於邊腹咸宜、農人兩便、開具上請、宸衷裁定、頒布施行、其有守令奉行不劾者、令撫按官、不時論劾、督撫監司、不恤民艱者、許臣等兩衙門指名參奏、則

上意所嚮風動景從倉廩未有不充盈糧餉未有不豐贍內地未有不康乂邊陲未有不阜安者也臣等款款之愚如此惟皇上采納幸甚

四川異常困苦乞賜特恩以救倒懸疏 採木權使征播

臣惟川中有大苦二曰大木之苦採木初檄有云招商採買大木無與小民聖明愛養元元意誠篤至顧勢有不能者葢大木不產于中土而產于夷巢很箐巉巖復潤之區仰若登天俯如隋塹非尋採則扳躋險惡挽運則履蹈艱難固非一官一吏所能荷肩亦

非十八百人所能負戴者客商無多則以土商代領大戶有禁則以義民殊稱其實皆民也夫民既同不得不派以木夫木價既少不得不折以夫價其實皆取之民也省木之令急如星火民何敢漫于上供藥措之條提如胳臂官亦不敢擅于科歛欲求遂嫌遠謗聽其私議而夫工食有派至八九金者有多至十四五金者吏胥因而漁獵奸猾肆其誅求時蓋雞犬靡寧道呼相望者木夫就道子婦啼號畏死貪生如赴湯火黔寧二廠尤屬瀕夾獨是黎朽全爲窄地索

橋競渡節至淪亡，或落勒錢，半爲焚劫，洗河陀貲過渡更難，若非水漲龍行，定是百年難出，且嵐烟瘴地、

建昌馬湖之木俱水始下每謂神助云

而彷一觸，慨偃滿壑，委填道途，暴露屍流水塞，積骨成山，其偷生而回者，又皆黃疸臃腫之夫，略似人形，半登鬼籙矣，以一縣計，木夫死亡，約近一千，則合省亡夫，不下十萬，木夫工銀每縣約近二萬，則合省夫銀不下二百萬，既以剝民脂膏，又以戕民壽命，遐邇痛哭扼腕撫心，故曰採辦之苦，此一也。一曰榷使之苦。　國家征商有要地，抽稅有專責，近來各省直添

設稅務中官。若魚鱗然網益密矣。以川省言。定稅銀三萬兩。每州縣量派各數百金有差。自市井墟鎮絲布米鹽食店酒沽。下及菜傭草履。無不有稅。問架過岸。靑苗蹄米。錙銖盡算。額課始充。州縣解諸藩司。藩司解稅府。稅府進于 朝廷。此定額也。外有瀕江衝要州縣二十餘處。則太監私委私抽。又在額進之外。數較益多。蓋太監丘乘雲住坐省會。各處遣稅官猶

內監出差凡諸無賴倖爲淵藪故民害益大神廟時往往激變滋可鑒戒

一人。而稅官又旁招無籍各數十人。布爲牙爪。此輩豈皆奉公守法。惟欲暴斂橫征。每商至呼衆齊登。逐

籠開盤任情攫取稍不如意輒加以嚴刑畧不快心必中之奇禍憑凌城社莫敢誰何出沒鼠偷豈能自甦然　皇上之稅十之二三而稅官之取則十之八九奪遠商之鬼蜮濟羣小之狼貪　皇上亦何利焉且商人自蘇州滸墅常州鎮江上清河湖口天寧洲城磯伍家鈌團豐白羅山武昌荆州彝陵新灘巴東二十餘稅入蜀來巫山奉節萬縣盈盈咫尺更稅三番上度重慶合州閬中瀘州叙州嘉定新津流等處無不有征一舟而經三十餘關一貨而抽三十餘次

商人不惟斬其息利，且折其母錢，咸疾首而不樂江湖。吞聲而不通貨賄。記曰，易關市，來商旅。語曰，竭澤而漁，後必無魚。臣懼商旅不來，而澤魚必竭。故曰榷稅之苦。此又其一也。三曰大兵之苦，播酋謀逆，罪惡滔天，破我綦江，殺我將帥，屠城若肆，殺人如麻，山塹屍塡，河流血赤，纍纍白骨，浮蔽瞿塘，一時惴恐，全省𩣡𩣡。皇上赫然震怒，特置督臣，調邊腹雄兵五十萬，分道齊驅，擒斬疊報，釜魚穴鼠，殲殄有期。然川民亦大荼毒矣。兵馬經過，人民逃竄，廬舍盡燬，村落無

州渝州一帶，魂定于驚惶之後，命甦于垂死之餘，聚散靡常，悲喜乍別，有用地荒蕪而耕種無力者，有青苗盼望，而蹂躪無存者，啼饑號寒，殆甚于戊巳歲災北自保順，東自夔梁，兵將一臨，騎馬輒至數百匹，歸農里甲，役撮在官，有騎馬一站，而僦銀至二三兩者，有官馬一頭，而帮銀至四五十兩者，兵所不至之處，則調馬各數十匹，協濟彫疲，軍站省會衝衢，而骨立難支，倒斃塞路，沿行蓋兩困矣，兵興以來，銅鐵軍器，粟芻烘炒，布綿絮枲，衣甲線麻，以至豆料火藥等項，

無不需于民間官價雖多民累豈少至運米缺役病更甚焉每夫一名約運餉米三斗募民非銀兩不行一縣夫約三千名則夫價不下萬兩丁粮每石貼銀二兩二一縣丁粮約萬石則貼銀不下二萬兩一縣如此百縣可知然此猶曰費若等之財耳前松坎運餉回夫出山夜喊我兵誤以爲賊而截殺者無筭近者南川餉夫入近金紫懼賊復發而殺者三千賊衆旋亦殲斬然我餉缺之死者已無生矣故曰征討之苦此又其一也夫是三苦者偶值其一民猶得以撑持

連遭其二、民已難于疲命、令迺三番迭見、眞是十室九空、而蜀土之民、猶不至爲變者、則以歲事尚𦲸豐稔也、又以逆酋可旦暮平也、脫有二三年之旱、則救死不暇、使計官儲、歲額難供、豈遑額外、又倘有曠日經年之師、則馬力既竭、豈可伏鞭、心肉已剜、那堪再割、臣想此民、惟有鬻妻賣子、苟延逃竄耳、倘又乳哺之不加、蠶食之無已、則物窮必反、事久變生、臣恐勝廣猖狂、鄢藍煽動、國家之患、不在播而在民矣、播酋猖獗。方借我爲名。而我魚肉窮民。爲之驅逐。則外呼

內應決裂難收近聞蜀中突報威州玉壘隤崩山流水湧松潘地維頻震合江天鼓雷鳴酋長孟董塞入境殺人土司馬應龍聲言內犯人妖物怪大可寒心旦上西顧拊髀能無動念又惟川省庫積久號豐盈而近漸消耗大不之銀可三百萬多郡縣派加而庫發者止十有二征播之費可四百萬除欽發內帑索價南滇借貸留都尚不足者十之五近且檄下各郡縣搜括庫貯無礙羨餘悉解布政司充軍餉而府庫存在告空矣又各郡縣義倉社倉及常平預備倉廒

處處告匱矣其在民間每丁粮一石雜項重料率加徃年五倍今又每石加銀一錢二分隨蝎皮空銀將安出而倉穀之發又散民間易以鮮貝加以升斗賠累甚多舊穀更起新粮每粮一石預征米以十之七禾稼未登催科已逼糊口尚缺揭稅難支而民間又在在告竭矣倘或猝有水旱盜賊之災則給發用銀而守藏無銀可給用賑用穀而有司無穀可周勸借用民而小民無餘可借祗令封疆之臣搔手頓足莫可為策則進退安得不狼狽戰守安得不阽危此其

憂不在民而且貽之國矣伏願　皇上軫念川中用兵之苦不異貴州貴州稅務中官業已覆停未遣川領恩覃一視遠將四川原差太監撤回京師即各遍野沿江之稅一切報罷蠶叢黎庶喁喁慶更生萬一聖意難于盡罷擇其川江地衝聚去處會撫按委官征取斯足原額以佐軍需其餘偏僻地方不係商賈輳集者禁止勿榷至三殿大木懇將舊蓄楩楠搆造以壯　皇居俟播平十餘年後瘡痍既起元氣既充方興採木之役仍着令動支庫貯不派民間即派民

間亦必給商採買。萬勿驅民深入就死。如向日人財兩空。則四川赤子。枯骨復生。倒懸立解。無不雀躍呼賀聖明。邊鄙無虞。而廊廟有濟。臣不勝待命之至。

國計日詘邊餉歲增乞籌畫以裕經費疏　裕贊

此疏在萬曆二十一年九邊額安。而年例日增。說責司農而國用愈絀。言之可謂痛切

臣惟軍國之務。稱重大者。惟邊餉而軍國之需。稱浩繁者。亦惟邊餉。方今邊餉匱詘。極矣。在鎮臣按額而呼。尤有額外之呼。在計臣按時而應。尤有不時之應。呼者至急。應者至艱。呼者愈頻。應者愈窘。何內外相蹉若是。豈　祖宗朝固已然耶。臣考開國之初。及嘉

靖之季其所爲經制繁簡有若天淵迥絕者國朝自洪永以來原無年例年例自正統始薊保密昌原不稱邊稱邊自嘉靖始臣請縷析言之宣府歲額不過五萬兩今主客餉銀不下二十九萬有奇大同原額亦止五萬兩今不下四十五萬有奇山西原額不過二萬兩今不下二十萬六千有奇遼初不過一萬兩嘉靖時增至二十萬三千今不下六十萬有奇薊鎮初不過一萬五千兩嘉靖時增至七十三萬今不下一百二十四萬有奇延綏初不過一十萬兩嘉靖時

增至二十一萬。今不下三十六萬有奇。其在甘固等鎮或增八九萬四五萬。此猶少者也。總計弘正間各邊年例。大約四十三萬而止。在嘉靖則二百七十餘萬。業已七倍。至今日。則三百八十餘萬。且十倍之竭九州之財力。而不足以供。括百年之蓄藏。而難乎其繼。撫今追昔。能不寒心。然臣伏而思之。我　祖宗朝土田賦稅。非有加於今也。乃事不煩而自足。今甲兵戰馬。大不逮於昔矣。乃例歲加而難支。其故何也。蓋祖宗朝寓兵於屯。且耕且守。有備無患。此趙充國金

城之遺蹟也。自屯田之法壞。則經界隱沒而難明。屯丁消索而賠苦。人皆逋逃。地為脂穽。戎馬財賦遂分兩塗。　祖宗朝中鹽於邊。納粟於倉。有飛輓之利。而無轉輸之勞。此鼂錯實塞之遺意也。折銀之說出。則金錢盡入於太倉。枵腹咸仰於內帑。脂膏益竭。芻粟愈難。米珠草桂。可為扼腕。數十年來。謀臣策士。觸目嘔心。思復屯鹽之舊者。至諄切矣。然蓁莽之區。竟無畔岸。開荒之報。多是虛文。逐末之輩。率憚耕耘。開墾之譚。卒成畫餅。生財有道。舍此何由。將裁冗費以濟

時艱則十九年之汰革方行而二十年之恩綸巳降近撿督撫諸奏薊鎮議裁四萬二千旋增五萬七千矣山西裁二千四百旋增二千六百矣宣府裁二萬八千旋增四萬五千矣大同裁二萬一千五百旋增二萬三千八百矣即數鎮而他鎮可推也將事撥括以補決裂則三秦延綏閩海滇池處處議留紛紛請發即如數日章奏延綏請補年例五萬九千矣兩廣請留存貯一十五萬矣應天請留滸墅關稅及奉例三萬三千矣鳳陽請歲發兵餉四萬七千矣即數省

而催省可知也減者幾何增者未已欲與不可欲取不能展轉思維束手無策惟有節儉一語可為救時急務耳葢以利言則外甚微而內甚鉅以蠹言則外（臣璫乾沒常態也而萬曆朝特甚）易剔而內難袪一有請乞即係數百金偶有乾沒動關數十萬自非宸衷天啓真見歲餉之艱難憂深國計之困促則城社可憑齒馬有忌誰能洗百年之積蠹而一清之昔漢文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而海內富庶豈百金富漢室而其撙節者皆百金類也唐玄宗侈瓊林大盈之積而海內虛耗豈瓊林能耗唐家而

其窮奢者皆瓊林數也臣願　皇上以漢文爲法以唐玄爲鑒留神區畫隨事稽查如某爲急缺之用應備某爲不急之務應汰某爲額外之徵應省某爲格外之求應免某爲有益之物應貢某爲無益之玩應蠲某爲先朝之舊應遵某爲末世之費應塞觸類引伸漸次省減而又屯田鹽法注意責成選賢任能共圖幹濟有可耕之地則勿以煩苛奪之有可耕之人則勿以科歛驅之減斗頭以溥皇仁懲侵尅以恤民隱苟可墾田積粟何問內外兩商儻能薄賦輕徭不

拘新舊二額隴畝有勸相之方無徒追委之府府委之衛鷄犬絕追呼之擾以使近者皆悅遠者皆來一切阜財通商容民畜衆諸良法務與督撫諸臣實心振擧則以萬壑爲阡陌以大冶爲鑪鍾元氣不洩於鍼錯泉源不涸於尾閭行觀上下俱足遐腹咸充不憂帑竭藏空庶可久安長治軍國幸甚臣愚幸甚

目擊東倭釁隙專備禦疏　　備禦東倭

臣惟倭奴封貢一節關係社稷安危在廷諸臣無慮數十人皆力言其不可臣謂即此可寢謀矣頃接總

督顧養謙一疏，知表文將至，事在垂成，然止言求封，不及貢市，又言倭戶盡逐，始可議封，臣以謂總督或自有的據，及接朝鮮王李昖賊情疏，則又謂倭賊向來屯聚刼掠，蓋房築城，轉運軍粮，絕無歸計，說和說貢，眩惑軍情，向背劫然，頓殊若此，昨因本兵石星集臺省諸臣于射所，會議東事，臣得讀本兵覆疏稿，則謂一封之外，似無他事，又謂不許粘帶貢市，致日後不靜，又謂撫按查核釜山倭戶，一人未歸，不得許封，大都與總督符合，臣以爲本兵或自有主見，及叩其

所以茫如捉影捕風臣問外傳總督始曉有貢市禁

絕能以身任等語信然否本兵曰難必倘強索貢市

只華其封號便是臣等又問釜山倭戶肯盡數歸巢

否本兵曰難必臣等又問特遣遼東巡按親至釜山

查看倭戶有無歸去可行否本兵曰不可由此言之

則倭之封而不貢也倭之去而不留也毫無足憑何

能輕信臣又覽本兵覆疏開六月內晉州搶殺等情

先該經畧奏報十一月內慶州搶殺天兵二百二十

三名搶殺軍粮八百餘石等語一一不差又謂朝鮮

疏在去年十二月初七日之前總督疏則今年正月二十日之後故論倭情頗異然相隔止一月上下豈至叛服霄壤臣又覽參軍官葉靖國禀帖稱正月初四日釜山倭夷尚有一千人金海龍川熊川等處行長所居或止二千人倭衆正在睥睨奈何言去則朝鮮疏稱三月進搶上國風汛要犯大明等語豈必盡虛臣又覽沈惟敬答倭書有曰旣許爾乞降封貢如何因循不至則封貢已兼言之矣臣又覽倭國抄白副表一道有曰比照舊例蓋詣國朝封貢例也求又

日永獻海邦之貢則明白直言諸臣併若不知殊爲悖盭臣又覽行長答沈惟敬書有和親字樣且以婚和之旣而飾辨兩國相好即是和親然倭奴狡詐豈不識相好二字臣又覽朝鮮陪臣金睟與總督顧養謙禀帖稱倭賊大軍不能久處則繼之以必不可聽之說播在人耳而難以口道竊未知媾和者悉以此聞于　朝廷否則惟敬許倭不止貢市何謂一封即可了事與言及此令人髮上指夫倭奴興兵朝鮮原欲入犯中國許儀初寄書內地云關白欲上取北京

稱帝大唐又云善詐和假降以破敵國即遐邇市井之人且有先知矣經畧（是時經畧爲宋應昌）東征豈不辨此平壤克捷亦已奏功無奈碧蹄大敗魄散膽破乃始悚心堅意惟封貢是圖不復言戰鬪事矣然猶畏人知不以上聞及遼東撫按趙燿周維翰相繼奏報俱云封貢已成知難掩蔽乃始直言其故開城王京陪臣王子悉以封貢取效旋見羣議沸騰則又時露時藏或專言封而插言貢以少殺公憤厥後知事勢已遂始明言請封大觥三年一貢行長小船年年通貢贊畫主事劉

貢案則直請委官至對馬島收查貢物許關浙遼東大賈通市舶矣本兵亦左袒其說而重違　明旨乃行總督勘議總督以機局已就莫可說和而惧有煩言止云請封絕口不及貢事乃本兵亦云對馬島開貢誠爲不可惟是封議不得不從夫名器雖假繁纓當惜今以關白簒弑而錫之王封以號召三十六島未服之豪傑是虎而翼也安見其可然使倭之欲而果止於封也使倭稽首就封而不復要貢市也使倭要封之後屏竄海濱而不復鯨吞華夏也則假虛名

而省寔費結與國而令支邦以財力困疲之狀戎馬瘡痍之候罷兵息戰休士撫民未爲非策顧倭欲無厭夷信難終封之與貢猶形影也貢之與塡猶循環也假令本兵總督陰予而陽奪之先請封號借明旨以箝廷臣之口繼請貢市快目前以貽日後之患則禍在作俑是謂欺君二臣何忍爲此假令秀吉行長陰叛而陽服之儼然受封以示我之不備則患在噬臍是謂悞國二臣豈忍蹈之我朝鄭端簡日本考謂倭夷奸譎自恃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

矯云入貢、見我無備、則掩襲邊境、正統中、大嵩桃諸營被其害、　世廟時、蔓延浙直江淮閩、流毒更慘、今若大舉復啓、覆轍將蹈、是沈惟敬誤經畧、經畧誤總督、總督誤本兵、本兵誤　皇上也、無論旦夕可弭、弛擔息肩、即要領不保于丘園、斧鑕伏誅于簡冊、臣竊懼焉、夫犬羊喜怒難期、桑土綢繆貴預、今本兵曰、倭得封即颺去、不我犯也、臣曰、倭即犯、胡以卒應、本兵曰吾與總督巡撫三人當之、臣曰何足當、此三人即捐軀、其如　二祖　八宗之神器何、臣曰、遼左戰士

有幾本兵曰不過二千有零臣曰二千之卒何足禦數萬之倭本兵曰戶部糧餉無措去年遼東巡撫請召募家丁三千人竟裁減八百有零臣曰帑藏誠匱然邊陲危急何論惜財哉諸臣曰吳惟忠駱尚志南兵當暫留遼左不宜速撤本兵曰業已先發臣曰是所稱鬼形者難再用耳諸臣曰即有急朝鮮難出援不若於旅順口鴨綠江緊要險隘增兵戍守本兵曰多則乏餉增五千可足用諸臣曰劉綎兵撤回亦要留住遼左本兵曰川兵難久不如募土著倭虜皆可

撻伐相與咨嗟嘆息沿海邊防豈不數四申飭然核諸文移之上則色色皆有求諸戰陣之間則件件成空虛左對敵尚且無兵內地承平豈能禦寇如以龐卒而搏猛虎譬則驅羊而角孟賁豈不欲所向無前寔則恐力之不足今不蓋睹虜備倭而急爲之防乃爭誇長威懾罪而張以爲功三尺童子知其不然而乃以蒙睿智聰明首出百王之 聖主此臣所爲扼腕而拊心者也昔越王勾踐一小國君耳患吳之强也而苦心焦思置薪于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必嘗膽

卒乃撫循士民，訓練兵甲，發習流三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遂以殲敵，今堂堂　天朝，豈比蕞爾西越，誠肯赫然震怒，練將練兵，懲虐責實，當事諸臣，臥薪嘗膽，夙晝陳謀，某鎮可用若干兵，必人人有投石超距之氣，某鎮可用若干將，必個個有斬將搴旗之功，某鎮可用若干粮，必在在有士飽馬騰之慶，見兔而急顧犬，亡羊而即補牢，則習流何止三千，教士奚啻四萬，除兇雪恥，操縱隨宜，苟玩愒歲時，如處堂燕雀，幸火未然，喣媮以為安，則延寇入

宜養虎遺患令外夷酋長厮役從旁竊笑此議之所

不敢辱也、

稽財用匱竭之源酌營造緩急之務以光聖德

以濟時艱疏　節財六事

臣聞天子富有四海琛獻萬邦衆民廣土無改於前、

而帑竭藏空大殊於昔者何也盖歳入僅四百萬而

歳出輒至四百五十萬有奇居常無事已稱出浮於

入年來意外之警不時之需皆因事旋加舊額未有

是時府庫充盈三

如寧夏用兵甫數閱月約費餉銀一百八十七萬八

大征之費皆取給于內帑

千餘兩。朝鮮用兵首尾七年。約費餉銀五百八十二萬二千餘兩。又地畝米豆援兵等餉。約費銀二百餘萬兩。平播之師。未及朞年。約費餉銀一百二十一萬六千餘兩。連川中湊辦。共約二百萬三千餘兩。婚禮珠寶等項。約估銀九百三十四萬三千餘兩。婚禮傳造袍服四萬一千餘疋。約料銀八十餘萬兩。坐派改造十八萬三千餘疋。約工料銀一百四十餘萬兩。山西潞紬續織四千七百餘疋。婚禮傳買段一萬二千七百餘疋。共約費十餘萬兩。磁器節傳二十三萬五

千件。約費銀二十萬兩。挑三山口趙家圍等處。約費銀二十四萬餘兩。而各省直災傷拖欠段價料銀一百二十四萬五千餘兩。又欠廚料銀九萬六千餘兩。夫此數十萬數百萬者。積而算之。亦既二千六百餘萬矣。假使藏之府庫。而無所胥越。安得而不殷富。然洩之尾閭。而無所停涵。安得而不匱空。當匱空之時。而講濟虛之策。惟有節之一字。最為吃緊。古稱能節。雖虛必盈。況非虛乎。不節。雖盈必虛。況非盈乎。臣請以六事籌焉。一曰減織造以拯民命。工部題稱浙江

諸欵深中此時弊政

袍服二萬六千餘疋該工料銀六十餘萬兩內抑留該省解部錢粮至三十三年止僅得十萬餘兩議將前數三分出辦該省應二十萬兩戶四工六戶部應十六萬兩工部應二十四萬兩奉　聖旨這織造錢粮你部裏再議處來看欽此夫太倉之積儲懸罄漸西之杼柚俱空袂蒙之人豈能荷百斤力竭之馬胡能馳千里束手坐視莫可爲盡夫文稱卑服禹美惡衣　高皇后躬補緝之衮　文皇帝御澣濯之服今綺繡纂組積笥盈箱服御不親安所用此至於羊絨

細精。爲秦塞膏肓之疾。瓷器巧奇。貽洪都心腹之殃。
疲痾奚堪。痌瘝均惘。故織造不可不減也。二曰止營
建以贍邊儲。蓋各邊年例。爰給軍需。據部題二十七
八年春夏已題無可發者。若薊永昌易。則四十六萬
兩。山西宣大則四十七萬兩。遼延甘固則四十九萬
兩而秋冬未題者。又復一百三十餘萬兩。尤邊之貔
貅枵腹四海之蒼赤倒懸。即今多方節省。猶措注難
前。若使到處虛糜。則波流何極。方今仁智之殿未畢。
南城之役未終。玄殿之藻如雲。龍舟之急如火。而尤

欲效長夜之燕遊，構冲天之樓閣，不惟材木耗盡，且致儲蓄匱空，倘有脫巾，其何以應。昔　太祖謂宮興作必度量再四而後為，又謂隙地營建，忽恐勞民傷財而即止。玉音如在，儉德宜遵，此營建不可不止也。三曰趣大工以省煩費，蓋乾清等宮，部發銀一百十三萬兩，戶兵二部協濟六十萬兩，又據工部處給共約二百數十萬，而楠杉巨材，出累朝所藏，內帑所貯者，不與焉。夫工之未完也，即費數百萬而不為多，工之既成也，即費數百金而亦可惜。查工匠常至三四

千人夫役常至六七百人工匠一日七分則一月幾千餘金矣役一日五分則一月七百餘金矣臣待罪該科隨閣部諸臣縱觀兩宮竝美已極壯麗輝煌然六月間猶見砌石有不輟之斤鏟棟梁有方新之丹漆至七月後則油彩虛而有待門戸闃而無人矣夫皇上父天毋地不端拱于乾淸之宮而令坐視銷金遂皆竄于日居月諸之久暴殄天物糜爛民膏故大工宜速也四日停珠寶以晳燕翼據戸部揭稱進過珠寶約價銀一百三十九萬六千三百餘兩未曾召

買尚該價銀七百九十四萬五千餘兩吉典伊邇催督甚嚴而賠累何辜無米難炊昔宋太祖碎水晶之溺。高皇帝毀鏤金之牀楚書不寶金玉而寶善人

皇祖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今貧商如餓隔窮部府如坐鍼氈。人命懸絲國儲若洗豈以九州萬國之慶典至爲剝膚椎髓之梯航翹首　皇帝亟需德音大賜蠲免否則減十分之五或乃減三分之一。近可援珠行鋪只遠可訓　聖子神孫此珠寶所當停也五曰番採辦以濟國用蓋四川採木原派楠杉木枋五

千六百根塊，計銀可三百五十萬兩，湖廣原派五千五百六十根塊，計可二百一十萬三千兩，貴州原派二千七百九十餘根塊，計銀可九十六萬八百餘兩，四川兩運得十分之六，查得庫發銀止三十六萬四千四百兩，餘皆索之蜀民也，湖廣頭運得十分之四，庫發銀止一萬八千五百，餘皆索之黔民也，今三運未完之木，尚欲剜肉賸骨，乃三殿未採之材，何辭塗膏釁血，必須早爲計處，豈可重困疲民，則採辦當審也。六日發內帑以採燃眉，蓋礦稅之設，原爲助工，而

金花之加。足用停止。今據各監進過礦銀四十八萬五千餘兩。礦金二千三百餘兩。各項稅課并加罰等銀共二百五十六萬二千六百餘兩。積誠多矣。又萬曆六年奉　旨取金花銀每年加二十萬兩。迄今二十二年。納四百四十萬。蓄誠厚矣。以　皇上萬國九州之財。充萬國九州之用。宸居皇木。國寶邊儲。特發非常。俯仰咸裕。昔唐德宗置瓊林大盈二庫。以為天子私藏。唐臣陸贄力諫。謂宜散小儲而成大儲。舍小寶而成大寶。乞　皇上陋德宗之鄙見。採陸贄之儻

言則泉流而澤通財散而民聚故內帑不可不發也

請眷顧中宮

披瀝赤心恭請篤厚中宮以光聖德疏

是時戚臣鄭國泰疏請 皇長子先冠婚後冊立為科部所糾公遂上此疏廷杖一百為民

臣惟大學論治國平天下必始於齊家昵國以夫婦之際為人道之大端匡衡以配匹為民之始萬福之原皆至論也故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陽之與陰父之與母也地與天並位天不交地則乾坤毀矣月與日並明日不麗月則晝夜息矣陰與陽並行陽不順陰則寒暑愆矣母與父並配父不傾母則家道索矣今 皇上萬國之父也 中宮萬國之

母也、 皇上聰明天縱、仁愛性生、其眷禮 中宮夙稱優渥、乃臣自入京數月以來、道路喧傳、咸謂 中宮役使止得數人、憂鬱數親藥餌、且阽危不自保、臣驚惶痛悒不勝、宮禁深嚴、虛寔未審、臣即愚昧、竊知其不然、第臺諫之官職得以風聞言事、果 中宮之不得於 皇上、萬一有憂鬱歎、則子於父母之怒、猶得以號泣幾諫、矧 中宮爲萬國母、安得隱忍不言、以傷斁彝倫、果 皇上之眷顧 中宮、有加無替歟、子於父母之謗、且得昭雪辨明、矧 皇上爲萬國父

安得蒙敝不言以虧損盛德。兩者躊躇無一而可然
日間食不下咽寢不帖席蓋天地陰陽之大變宗廟
社稷之隱憂滿朝大小臣工無一人不聞無一人不
駭而無一人敢言蓋以全軀自保與忠君愛國之念
交相戰而不自勝也臣尪羸之骨不足以當摧楚枯
朽之株不足以當雷霆然所恃者 高皇帝在天之
靈且羨漢史袁盎卻坐事耳 太祖高皇帝冊立
皇后冊曰天眷我明啓運興王為君為后可不慎歟
君以仁政慎於治外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

於治內表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欽此臣以長久之道爲 皇上披陳即罹鈇鉞之誅亦可見 太祖高皇帝於地下矣漢史載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嘗與 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袁盎引卻愼夫人夫人怒文帝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豈可與同席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漢文悅語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臣疏賤不得出入禁中何敢比袁盎之卻坐然得致皇上眷顧 中宮止輦虛受媲美漢文即死且不朽。

臣不識忌諱冒犯天威不任屏營戰兢待命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終